

新書洛要

四七冊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函	架	冊
一三四	冊	架	冊
四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冊	架	冊
一三四	冊	架	冊
四七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42)		
函號	297	2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仲長子昌言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



淺草文庫

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
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
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
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偃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
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
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

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
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
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
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之
心牟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脉診
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况不休
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

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
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
云施不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
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
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彘公以來遠哀公以臨
民彘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
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竒瑋所聞簡忽所
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

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不善惡足與論家國
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聽者或下羣
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摛奪何者其頌
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况可與
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且宜率由
舊章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不從已出
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
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

於漢絳灌吊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
况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
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
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
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
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
豎子所譏笑其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

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
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
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
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
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
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
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
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

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
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
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川
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俟服王食僭至
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
以閑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
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

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梳之飾匹豎享
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
法墮而不恒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
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
源禁之又不容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買鬻僭
服百工作滯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買人之
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
奢僭者非家主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

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
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
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
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人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
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
穀不登則飢餓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
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

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
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
皆戴瑱栴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
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黃腹多藏寶貨享牛
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
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不相逮念親將
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
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

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
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
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馱文繡者蓋
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
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
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
外溺奢風內憂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

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
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
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
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
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
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壘川者必杜其源善
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
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

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而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寃抑酷痛足感

和氣既介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

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巨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

之賓貪饗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象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淬醯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刀半悉鈍故邊民敢關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奩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况大使三軍器械皆

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
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奢皆不避水火矣三
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
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
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
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
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
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

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
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
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
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
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
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
或長子孫末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
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

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
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
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
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
之名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安深誡以中傷
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疾不
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

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
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
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
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
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
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
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
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

平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
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
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况凡庸
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天卒成之政必
有橫暴酷烈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
紂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
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
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

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
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
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
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
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
羣心之和以墮先生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
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
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

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
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
之制三載考績三考絀陟所以表善而簡惡
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考廉尤
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
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閔內侯以次入
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
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

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
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暮之中郡主易數二
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
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
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
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
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
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

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顯其士制廬牛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

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君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况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

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之使取足於奉不與
百姓爭利故其為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十
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
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
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
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
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
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

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
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干芻膏肉五
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
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
酒之費乎况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
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
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
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若此乃

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
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
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
悉遵宜少增益以明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
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
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
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
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

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
車之軌宜以為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
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
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
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
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
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
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於死頃聞以來

歲旦壹赦百姓怛快輕爲奸非每迫春節徼
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暮之中大小四
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噫嚅况不軌之民孰
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
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
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
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
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

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今日蕩滌舊惡將與士
大夫更始是衷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
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
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
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
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
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
歲以上乃時壹赦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
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
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
寔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
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蕪究之成羣
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
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

仲長子昌言

仲長統

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
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
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
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
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
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
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
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

章既著勿復刊剝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
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臺德於恒久先
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惣綱紀而
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
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
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
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
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

禍灾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
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
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
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
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
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
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
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

用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
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
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
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
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
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
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
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
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
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
尚有宵心之逸念睥眄之過視而况開其門
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
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
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
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大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况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閔豫朝政

惟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大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况吕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於我愛且媾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

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
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
此欬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
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
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論耳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為超走是
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
者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為中書令

石顯為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姦
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
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
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
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
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
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
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與相摩切被誣見

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犢以繼孝桓中
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
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
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
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
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
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
良審也

和神氣慾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
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
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
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
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
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爲茲邪之階
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佞張變恠之言起
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

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
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
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
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禩
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
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盡舍轉
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
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

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
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
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
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
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
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
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
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

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
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
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
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
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
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
禽獸也長幼相劾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
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

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
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
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
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
物則腥臊之汚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
大中之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
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

物水土被縑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帟於
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
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
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
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
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闥足以殊五等之尊卑
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
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翦堯雉

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邈而講事因田狩以教
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其中也嫡庶
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
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
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
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
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而脯
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

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
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
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
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
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
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
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
之政不平真正不行詐爲獨售於是世俗同

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
馳矜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
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
貨財不及禮則閒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
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欲以何厲
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摩
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
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

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
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
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
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
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
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
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

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
其死然後有吊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
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
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
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
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
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也猶

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
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况於不及中規
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
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
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
何以昭人心於民物廣令問於天下哉人主
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
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

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
欲伐其情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
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其外戚淆亂政
治者也此為疾痛在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
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
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
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為恩也
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為厚也何必

友年彌世感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
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
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
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
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
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
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

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
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
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
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攻
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
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僭
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
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

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

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

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

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
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
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
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
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
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
之中犧牲羣羶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
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

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
己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
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
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於自省專思
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
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
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
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文政癸未

